



12299

虛直堂文集卷十三

與宋大猷論山水詩自商丘劉

榛山蔚著

而畏天其不效取此聖睢州田蘭芳箕山選

答問聖人言恨不效取其不效

答鳩居問之具

新安曹生謁予曰吾里葉生者舊結廬於盤田之

野方落成有鳩來巢於梁生怪之曰其詩之所謂

鵲巢鳩居者乎惡而去焉久之復廬於盤田居三

日又有鳩巢於梁生益怪之作鳩居問質於予曰

如詩所云必非其祥矣不然鳩聚也是宜豕族於

虛直堂文集 卷十三

此也且聞之五鳩鳩民者也或祥也予疑於對願

賜一言以答吾友之請而釋其惑劉子曰妖祥徵

應聖人不言也盡其在我而已董仲舒劉向之徒

始言變異驗之事應而委曲為之辭至有不能盡

然者則支離遷就矯強傅會以求其必合是亦無

稽己耳顧妖祥之見雖聖人有所不敢忽而徵應

之推則聖人有所不敢知其不敢忽也聖人盡人

而畏天其不敢知也聖人不誣天以惑人如是焉

已矣夫鳩雖拙亦能自為巢者巢於樹其常也巢

於屋亦時有也吾廬適而成則鳩適而巢無足異

也。吾廬又適而成則鳩。又適而巢亦無足異也。其居於鵲巢者或然者也。非常也。且安知我之不爲鳩也。詩之取興又美也。斯何所疑乎哉。日聚之解其庶幾乎然則必於梁焉。又何說也。此強爲訓詁者曰。鄒子言祝鳩司徒也。司徒掌教意者。微示以名教之樂而爲論升之地乎。曰。此巧爲勉者。然而稱引亦已遠矣。吾聞之賈生曰。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言未然之徵。應不當計也。又曰。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言妖祥之不足爲動。自有可恃而不疑者。道也。夫生以疑鳩之故。殷殷千里而問之。可謂勤矣。倘移疑鳩之心。而以聖人之道自疑。移問鳩之勤。而以聖人之道爲問。吾見生之日益也。何鳩之足云。藉謂箕子之聖亦言休咎然。天事之徵。人事之得失而已。不慎人事而徒言瑞徵。則如五代之蜀。豈不麟鳳龜龍騶虞之類。畢萃於其國哉。

論思確正可破世俗之疑

選貴

虛直堂文集

卷十三

二

答顏子食埃墨問

問家語記陳蔡之厄顏子取埃墨之飯食之子貢疑其竊告於孔子孔子託以夢欲進飯而祭然後知其非竊也信乎曰是誣大聖大賢下同於閭里之村婦小兒也夫以顏子之仁猶不能見信於師

先據理立案

若友何以爲顏子以子貢之智猶不足以知顏子何以爲子貢以孔子之聖猶不能堅信顏子之無他又何以爲孔子夫埃墨之飯當無多也棄之不忍亦其情也常人稍知義理必無先師而食者稍知愧恥必無竊取而食者而顧疑於顏子卽其疑

虛直堂文集

卷十三

三

之士有爭友何妨面責而乃屑屑然往白於師是村塾童蒙幸同儕之有過而傾之也且孔子召而問焉就事言之亦胡不可顧乃假於夢詭於祭曲辭隱義曾何殊於世之以言餽人者至得其情矣乃詡詡然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夫非待今日則其夢與祭也不亦多乎又曰二三子由此乃服之豈前此二三子猶有所不服乎漢人假託傳會鄙陋無稽之談大率多此類也曰家語半載於禮經亦有不可盡信者乎曰禮經固多漢人之言不可盡信者也曰後之學者亦安辯

其爲聖人之書而信之曰求之於理而已得其理者真也失其理者僞也曰讀書亦敢不信於經乎曰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証。妙。然。成固聖人之經也

以理求古人是讀書大欄柄山蔚殊有辯才
曹
顧庵

虛直堂文集

答問
卷十二

四

答昏禮問一

客問娶妻不娶同姓何謂也曰先儒云爲其近禽獸也禽獸不知嫌微之別人烏可無別也客曰異姓其皆無嫌乎曰外姻爲昏有以姦論者矣客曰雖然中表之行近世士大夫皆用之或猶可許也曰在律昏姑舅兩姨姊妹者杖八十離異安在其可哉先王制禮遠嫌而養恥又立之科條以防不然蓋所以扶進斯民於人道者至嚴而不可犯矣夫所謂同姓者猶無親之稱耳若吾父姊妹之子不猶之兄弟之子乎吾母兄弟姊妹之子不猶之

虛直堂文集

答問卷十三

五

吾父兄弟姊妹之子乎人知同姓兄弟之子不可昏而不知異姓兄弟姊妹之子不可昏其何異置烏喙而啖側子耶客曰彼世昏者皆非歟曰疏而無服者可也姑舅兩姨兄弟姊妹相爲服總麻乃亂之以昏姻而期且斬焉如禮何客曰吾黨有女養於他人謂可解中表之跡而昏之然歟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不知者猶卜知而假人以免夫誰欺客曰舉世行之未聞有用離異之律者或居今而亦可從俗也曰俗之可從事之無害於義爾敦倫敗禮相率而畔於人群可乎盜微倖而未發

曰未見有律盜者盜顧可爲乎哉

禮教不明於人心律令不申於官府或明知其
非而蹈之若固然也讀此共無悚惕也夫

石廊

虛直堂文集

答問

卷十三

六



非而蹈之若固然也讀此共無悚惕也夫

禮教不明於人心律令不申於官府或明知其

非而蹈之若固然也讀此共無悚惕也夫

答昏禮問二

客曰盟昏於襁褓可歟曰無悔焉可也曰何悔曰山川之或阻也宜骸之或傷也或家落而見羞或行非而相况也皆悔也古人六禮之行率無違期故詩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冰未泮而納采挑始華而御輪故不至有他端之變詎悔恨而生釁端也客曰禮女子二十而嫁男子三十而娶不已稽歟曰昏重禮也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嬉嬉童幼茫不知成人之道烏足以刑妻宜家爲人父而爲人母者况血氣未定亦非所以養壽命之源也客曰有故則二十三歲而嫁禮也今有因喪而歸者何歟曰此禽獸之行傷教亂化之甚者百杖不足以蔽其罪矣客曰昏者身已從吉而主昏者或可少假乎曰在律居父母舅姑及夫喪而與應嫁娶人主昏者杖八十薄於自昏無幾也殺人者死而主殺者寧未減哉客曰男女及期而家幸無故顧又不輒得吉卜而行也將奈何曰陰陽禁忌之說鄙倍而不足信也古之昏者皆仲春蓋萬物於此而生故人倫於此而始古之人法天未聞有不祥今之人信術未見果無

困咎也。智者可以知所從事矣。曰古六禮不病於繁乎。曰禮所以敬夫婦之始而勿容苟也。故召南之女雖致於獄而謂室家之禮不備終不之從焉。然朱子家禮已去問名納吉請期以從俗矣。夫古人問名而卜吉則納吉否則他采他問焉。今一言之定便不可易。故此二禮爲可省。請期一節好禮者猶有行之減六而四而三不得更從簡陋也。曰貧者苦于不能具。奈何。曰豐儉從有無之便。誠貧也。一禽一果何譏焉。今俗有空函往復并納采而亦廢者。斯亦不敬其始也哉。

虛直堂文集

卷十三

八

人情天理了了都盡此謂辭遠

節庵

答昏禮問三

客曰古者冕而親迎今或不往何也曰二氣感應以相與以艮之少男下於兌之少女得感應之正故取女吉不然則奔而已矣物不可以苟合妻妾之別以此也客曰昏昏以爲期俗或行於朝義無害歟曰陽之來也而往焉陰之往也而來焉是逆天也父一家之天也不敢爲父之逆子天下之父也而敢爲天之逆子哉夫使用昕所以致虔也婿用昏所以順時也婿冒使者以行事悖矣而於人情又豈爲便乎客曰古六禮皆用鴈今則獨於

虛直堂文集

答問
卷十三

九

親迎焉未爲闕歟曰先王之制皆有精義而後世則苟簡焉苟不盡沒其禮意亦可矣尺寸爭之難勝也客曰婿奠鴈拜主人不答拜朱子曰彼爲奠鴈而拜自不應答拜何解也曰非拜主人也肅禮也納采使者至主人迎於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曰不當盛禮也盛禮已不答况非拜主人者乎客曰婦至宜何禮曰交拜而合卷外此皆陋俗也客曰婦甫來而婿卽詣婦家以拜無乃亟乎曰少陵新婚別云此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婦不及見舅姑之期尙未可以拜舅姑夫未得於婦而何有於婦

之父母乎。不率新婦見父母而汲汲於婦家。則是遺親而已矣。

文有冷韻幽香

箕山

虛直堂文集

卷十三

十一

答喪禮問一

問既遷尸而號於廟何禮也曰此禱復而失其禮意者也禮禱於五祀士則於門於行耳復者升屋北面招以衣曰臯某復三求之天地四方也魂氣無不之也而於廟焉惑矣始死奠脯醢於尸東陽位也未忍死之也傾漿於廟門不但死其親矣主人未成服弔者入門子弟出見之曰以未成服不敢出見使某拜禮也而被髮跣足行於塗何歎曰陰陽家言有所謂殃者信乎曰親而忍加以殃各不孝之罪通於天矣夫殃何物也由俗所云猶之

虛直堂文集

卷十三

七

乎其魂也魂與氣非二也氣散而魂獨留魂去而殃猶在乎殃之爲義禍也罰也死者又何惡於其家而降之禍罰耶果其親之靈至此而始去則求一見乎其位聞乎其容聲而不可得乃避而遠之何心哉凡此至陋而害理而世卒無有非而黜之者不可解矣曰父母兩不存稱孤哀子若爲繼母之子其無嫌歟曰嫡重矣嫌繼母則何以處嫡母哉且儀禮於筮宅卜日之類皆稱曰哀子某哀固不專於母也况可嫌於繼母之故而不哀乎曰繼母之子於嫡稱前母禮歟曰非禮也八母無前母

之名繼以言乎繼嫡也不以爲嫡何繼焉前於繼
亦猶然乎其嫡也

痛快 質山

虛直堂文集

答問
卷十二

十一

問主之制曰伊川先生言之悉矣高下厚薄皆有
取象不可意爲也曰世用有爵者黜朱而覆以墨
禮歟曰非禮也親故之能書者題之足矣必乞於
有爵亦所以崇其事也而朱焉則無謂矣且服官
者簿書教令皆用朱以下行上焉者弗敢也人子
於父母而使人肆然下臨之又豈所以尊之乎曰
父在母之主宜何書曰從夫而稱子不得以妣名
也曰子之主則從父而稱乎曰然曰有孫者書考
不可乎曰嫌於無祖也曰無孫之子有泛稱公者

虛直堂文集

卷十三

三

非歟曰誰公之是於其家了無繫屬也曰立主以
祀之似不宜施於早曰非然也本尊則尊奉之本
早則早畜之魂之所依猶之其人在耳蓋家必有
主而統屬於尊也曰禮無明文於何而徵之曰或
問乎朱子曰夫在妻之主宜書何人奉祀朱子曰
奉祀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由此觀之則夫
在稱曰室父在稱曰男古之人無不然者而第或
人之所疑蓋以旁書其子之名奉祀或亦無害不
知尊者在早者不得于也禮爲人子者居不主與
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皆所以避尊者也

而於主乃敢自名而無所避哉曰父沒然後滌而
改書歟曰然

詳明簡確發從來所未發 贊山

虛直堂文集

答問
卷十三

十四



書錄曰然
昔者曾子齊魯來而末幾
也

年衣冠代氣自存而無畏懼者曰父沒然後滌而

問先生作喪服說言置餘日而不用而總功亦然於何知之曰考禮文而知之夫禮以倍而加隆期則天地四時已變易服亦可從而變易矣其恩厚者弗忍已而倍之則再期故曰再期之喪三年也再期之喪何以謂三年也曰二十五月而各二年得乎曰再期何以名二十五月也曰三見其死之日則不可數於二十四月也曰胡不實以三年也曰加隆之義止矣夫一年天時之大變也倍之則斬衰一月天時之小變也倍之則總麻斬衰再期

虛直堂文集

卷十三

五

而稱三年可知總麻再月而爲一時之喪也小功再月之倍者也故五月焉二時之喪而五月則總麻之爲再月義愈明也大功九月猶之謂總麻三月云爾由小功四月之又一日而倍之則八月之又一日爲三時之喪義愈明也倍於中殤七月則期期再見其死之日故曰期之喪二年也此所謂人道之至文引伸而會之歷歷可見非臆度也又曰古中月而禫今三月焉義何居曰所謂中月者除前祥之日爲二十五月之數除後免服之日爲二十七月之數中間則名二十六月實二十五月

之餘日耳今必滿三月而又一日始卽吉則二十
八月矣非古也雖然不汲汲飲酒食肉而復寢亦
厚矣哉

世人讀書不仔細古人之意隱者多矣忽經說
出聞之若創試一體會則天造地設原來如此
具此識解然後可與窮理 節庵

虛直堂文集

答問
卷十三

六

其文雖微然其理亦深
出聞之若創試一體會則天造地設原來如此
世人讀書不仔細古人之意隱者多矣忽經說
具此識解然後可與窮理 節庵

凡我古亦微然不獨窮理而已
其文雖微然其理亦深
出聞之若創試一體會則天造地設原來如此
世人讀書不仔細古人之意隱者多矣忽經說
具此識解然後可與窮理 節庵

答喪禮問四

問王制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左氏曰大夫三月
士踰月宜何從曰檀弓引子思之言三月而葬凡
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不言大夫
也蓋三月亦通禮矣曰今之人以速葬爲愆於親
何也曰非也喪服小記曰報音葬者報虞報急疾
也不待三月而葬先王且許之又何愆之與有曰
貧者不備物奈何曰子游問喪具子曰稱家之有
曰曰有亡惡乎齊曰有無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
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蓋豐嗇有分固

虛正堂文集

卷十三

七

無咎於不備也成公三年二月乙亥葬宋文公胡
氏曰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爲越禮踰時逮乎七
月而後克襄葬事哉左氏曰文公卒始厚葬益車
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夫苟過
乎時厚葬其君父祇重其罪而已矣爾雅曰鬼之
爲言歸也不歸於土猶之旅人不歸於家其不
親以安可知也是故在律惑於風水及託故停柩
在家經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出禮入律人子不
可惕然懼乎曰禮無二斬旣畢服而又服其服以
葬得無嫌於二斬歟曰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

主葬者不除服故晏子有云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蓄哀云者有故而不得葬其情常如居喪時也今則泰然從吉曠歲年而若無事焉是則棄親而已矣故釋名曰葬不如禮曰埋不得埋曰棄又曰喪葬用佛事亦可從俗歟曰烏乎可律文居喪之家修齋設醮家長杖八十蓋亦與不葬其親者同罪也

洗發攻擊極盡可以正人道之失而為後世章

程矣 箕山

虛直堂文集 答問

卷十三

七

送矣

...

八寸蓋衣與不葬其親者同罪也

...

...

...

...

...

...

問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然則愛人者卽謂之仁乎
曰非然也由仁而發則愛雖不愛亦愛也由愛而
發則非仁愛適成其不愛也曰何言之曰人得天
地不忍之心仁之本體具焉故不忍人之寒餓而
衣食之不忍人之疾苦顛連而憂恤之不忍人之
善不進也而用休以戒不忍人之惡不悛也而用
威以董皆愛也雖不愛亦愛也此所謂由仁而發
者也世人不達此義但以不刑殺爲愛煦煦然善
不善而一視之天下不知爲不善者之非無可矜

盧直堂文集

卷十三

十九

無可疑者而胥免焉天下不知三尺之法之可畏
教無所弼而小人之道益長譬情農置鋤耰而不
施則秀稂茂矣苗必無幸焉此所謂由愛而發愛
適成其不愛而非仁也曰史稱臯陶殺之三堯宥
之三舜宥過無大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非慮刑之妨乎愛歟曰無刑者聖人之心而不
能無刑者天下之勢不恃刑以虐天下者上有化
民之本不弛刑以縱天下者下有執法之吏其所
宥者過耳其所輕者疑耳其所不殺者不辜耳帝

王之德威不振則天下亂天地之肅殺不嚴則生

物之氣且窮是故無制而長好不可以言寬姑息而縱民不可以言仁肢體之痿痺不仁於身也弛焉廢棄其法度則不仁於國可知矣曰不刑殺人者謂將邀陰騰之福何說也曰惑之甚也按洪範注陰默也騰定也常刑而不刑當殺而不殺卽非天默默中有定之義而何福之與有有馬蹄且齧群之良者哀鳴不勝而廐人若無聞焉主人必且咎之而曰吾鞭策之不忍將以邀愛馬之賞也必不然矣

洞見聖人心事 箕山

虛直堂文集 答問卷十三

答稱謂問

客言習俗益漓人心益僞而諛佞之風益長卽稱謂亦有不可解者矣古諱名今且諱官古二名不偏諱今二字亦偏諱而率加以老敢問何說也劉子曰此不可一視之也在受之者之自體焉耳夫古之人有舉其姓而加之者矣曰老彭尊其年與德也曰老杜尊其文也加於字曰老聃猶之乎尊老彭也我有其年我有其德我有其文則果尊我者也不然虎也鷹也鷂也能害物而物畏皆老之抑聲之不祥也如鴉陰竊潛蠹而不知止也如鼠

虛直堂文集

答問
卷十三

三

人惡焉又皆老之然則我果無仁聲我果無廉德我果有害於物則人之老我者無乃畏我者乎無乃惡我者乎春秋同一書字同一書名而褒譏頓殊故曰不可一視之也在乎受之者之自體焉耳夫詩人之忠厚言之者無罪而聞者足以戒然則今茲之稱謂又將不得謂忠厚乎哉

亦諧亦莊足令人惕然自省

贊山

客言習俗益漓人心益僞而諛佞之風益長卽稱謂亦有不可解者矣古諱名今且諱官古二名不偏諱今二字亦偏諱而率加以老敢問何說也劉子曰此不可一視之也在受之者之自體焉耳夫古之人有舉其姓而加之者矣曰老彭尊其年與德也曰老杜尊其文也加於字曰老聃猶之乎尊老彭也我有其年我有其德我有其文則果尊我者也不然虎也鷹也鷂也能害物而物畏皆老之抑聲之不祥也如鴉陰竊潛蠹而不知止也如鼠

答稱謂問

商丘劉 榛山蔚著

睢州田蘭芳箕山選

墓誌銘

靖愨先生墓誌銘

庚戌春正月先生病將革予與箕山問榻前先生
談笑相訣予謂藏之惟恐不密者先生之節善之
惟恐不彰者朋友之義也箕山業爲先生立傳而
後日銘先生之墓其許我乎先生莞然曰身後名
非予志也而墓中石又非貧兒能辦雖然卽於吾

虛直堂文集

誌銘
卷十四

一

未死時就草令吾尙得聞之亦一快事矣嗚呼先
生儼然在世而予忍爲之銘耶然而先生固不以
死生爲懷者又重違先生命謹卽予所聞見約略
以誌曰先生山西蒲州人諱廷立字亭立姓李氏
或曰非李氏號華海又曰蓉懷以父號蓉江居士
故也王父玉湖公舉嘉靖壬子孝廉歷官四川叅
政宦蹟詩名嘗與崑崙張司馬並傳母楊太君生
先生於萬曆乙巳王母趙淑人甚愛之自爲課蒙
稍長學於伯父繡江公勤力問學尤重氣節嘗奮

然有當世之志已卯洛陽張公其瑾取中式以觸

弱忌乙之未幾應明經選甲申李自成陷蒲得先生欲官焉先生以死拒之既脫奉母潛居南山下不復欲爲世用矣清興攝政王傳檄到蒲按籍授官非其好也求人竊削其籍穴居首陽山中采藥自活已丑好事者倡亂於晉強以一官迫先生先生復多方以免凡此屢瀕於死輒轉遁逃而終不欲少屈以圖微俸至於今耿耿如一日也辛卯授徒於宋久之於郡西南之郭村買田一區築舍數楹遂家焉喜爲詩間作古文詞略不規規前人而斂華返朴自成一家言其間繞樹無棲嘔血喪

虛直堂文集

誌銘

卷十四

二

母與夫鼓盆之慟羸博之感其心常戚然有不解之憂者無不於詩文發之其姓字不欲人知嘗因事自名曰離山子懷首陽也曰尺蠖生以屈爲伸也平居博衣危冠端方自持不欲接見時人與之遇則坦白樂易無不洞見肝膈然於人之批達詭佞服飾新異者若將浼焉用是人亦爭惡先生有面侮者有竊笑者有見其詩若文怒而毀之者先生習而安焉不少動也晚年盲於目因號西河矇叟然猶日取書令其季子馭誦而聽之默識其妙

其發爲文章詩歌則口授於馭而書之卽中夜有

得亦必呼駛起。爨火濡筆。雖老病。憊甚不倦。也有
憐而止之者。曰。吾之生機。獨賴此耳。先生既病。貌
瘁而色彌和。言懷而志逾壯。其鬱然也。若其中有
餘痛。而不可伸。其陶然也。若於心有獨得。而不可
易。作自別自餞。自含自弔。絕筆諸詩。治命不作。佛
事。婦女不近。喪無從。晉宋俗儀。先生嘗自號了了。
此生至是人。皆曰。先生真了了者也。配史氏。或曰。
非史氏。男三駿。馭馭遺文若干卷。其友田蘭芳議。
私謚曰靖慤先生。銘曰。

疇則生兮。先生亡天。篤先生兮。斯世之光。潺湲浹

虛直堂文集

誌銘卷十四

三

水峩峩首陽。乃如之人。優游徜徉。先生來兮。宋之
疆。先生去兮。白雲鄉。志彌貞兮。身晦身彌晦兮。道
彰知先生者。誰竟其蘊。不知先生者。止惡其老。而
踽踽。盲也。俛俛。昏將隕兮。少微慘漸。近兮。北邙。銘
生前兮。創典垂千秋兮。永芳。

眞能寫能繪。手披讀一過。如再見先生。撫今追

昔。淚迸於紙。

贊山

予再入史館得論述故明一代人物而於理學之精純者必以薛文清胡敬齊呂司寇三先生爲最三先生或出或處名德大業皆足以興起百世而司寇先生與予尤密邇桑梓相去數十年之間讀其書聽其故老所傳聞一言一動彷彿在目予自垂髫時蓋已心焉慕之其後復見司寇先生之孫比部公蒞官之蹟居鄉行己之法益歎司寇先生之論謀與比部公之繩武舉非偶然也比部公既卒二年卜厝于司寇隧道之陽其嗣應菊請銘焉

虛直堂文集

誌銘 卷十四

四

公司寇先生之孫而又政事行誼炳炳人寰予固樂得而述也謹按狀公諱慎多字減之號蓮舟少小卽能恪守司寇先生家訓澹泊自持司寇先生甚器之中順治三年進士授湖廣德安府推官一遵司寇先生襄垣大同之政稱廉恕焉攝太守篆舊有魚茶諸課前守胥克私蒙公不受吏曰此舊規也公曰此宿弊耳蠲之當自我始大吏聞而異之曰廉吏哉不愧名儒之裔也從直指使者按行郡縣核倉庾讞囚徒必詳且慎戊子分棧楚關所

拔皆宿學士如曹公本榮者尤名儒也滿秩

子召公將內用先是直指使者惡一令欲中傷之
命公文致其獄公察其人無罪狀喟然太息曰殺
人以媚人吾不爲也不報直指怒遂誣劾公寢其
召久之乃擢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多開釋無辜大
司寇劉公有疑獄必屬公決曰呂司官有家學非
臆斷者而公所決之獄卽無所平反人亦無憾言
曰法如是公莫如何也公終身爲刑官哀敬之志
未嘗一日懈然淡於勲名固上疏乞休及歸則杜

門卻掃未嘗問戶外事每星輅往來求一接見顏
色而不可得遠邇聞風歎慕曰真司寇先生家風

虛直堂文集

誌銘
卷十四

五

也公生平孝友慈仁能承顏悅志於庭闈之間兄
弟和樂始終無間言惇睦族姓情聯而分肅寡言
笑危坐終日無怠容懸車二十四載郡縣延公行
鄉飲酒禮者凡二十有二焉公先世爲弘農人始
遷於寧陵者洛來公也至公之大父坤中隆慶辛
未進士累官刑部左侍郎贈尙書世所稱司寇先
生者家始顯司寇生奉政公知思以廕歷官戶部

郎中子二公長也康熙十八年十月初九日卒年

八十配贈孺人阮氏繼封孺人王氏皆先卒嗣子

段。淋。筋。痛。快。具。足。廉。頑。立。結。儒。

應菊太學生娶王氏司寇先生修於家行於朝啟

佑於後世。其所以垂爲家法。固無弗備。而世之乃
逸。乃諺侮昔之人。無聞知者。又豈少哉。公獨率祖
攸行。終身無愆。忘蓋其難矣。然公猶未得大用於
世。稍稍出其祖之餘緒。已稱名德於天壤。有能學
司寇先生之學而充極其脩身善世之分量。則其
成就又當何如。吾黨蓋可與也已。銘曰

謂學有益乎世人。皆學治不登。謂學無益乎淵源。
有本大厥聲。將非君子有用之業。不在乎麗藻之
揆。口說之騰。嗚呼典刑。皆具於今古。而獨讓公以
祖述之能。起懦頑視斯銘。

虛直堂文集

誌銘
卷十四

六

以司寇公作針線經緯挾帶如善將者設伏建

壘首尾無懈可乘 田雪龕

白處士墓誌銘

生而顯榮死則沒沒焉可勝道哉而或有闡述其
一事二事傳之將來則要惟得所託矣若夫溷跡
白屋僅修其行於一鄉一曲之間而復託之乎草
野之文辭欲附古隱逸獨行之士垂於無窮不綦
難乎異哉先生之請銘於榛也先生曰幸爲之吾
父終身晦不敢假顯者以挫先志兩邊身分既不獲辭謹按

先生自狀曰公石關處士也其父建洛公生二子
公仲也孝友敦行有膽略建洛公亡公七齡耳擗
踊哀慕如成人又八年侍母疾親嘗藥餌須臾不

虛直堂文集

誌銘
卷十四

七

離側夜則焚香籲天求以身代及卒兄弟自輦韉
鞋以葬公旣孤事兄如父兄亦雅念鞠子哀稱孔

懷焉當明思宗之末流寇李自成作亂蹂躪鞏洛

之間石關被圍其兄發、膽、略、一、段、尤、老、素、先出公獨提長矛且戰且行

當者皆辟易卒保其嫂妻二女走河朔已而偵賊

去偕其兄歸有從父死於難二人抱遺骸哭適賊

邏騎還與戰久之賊不勝曳戈馳去乃徐覆壁土

瘞焉聞者莫不壯之公性喜飲酒飲輒醉然不及

於亂立身方嚴而與人則寬厚能容其子嘗爲人

欺不平公曰彼欺爾讓欺將自己苟相角誰其堪

之石關去鞏古道紆回有蹊焉介然成路矣公獨

弗由也其子問故公曰子羔子羽非乎行必由正

寧路也而舍旃與其兄安志隴畝而課子以學卒

之日進諸子而訣之無私囑惟曰慎本分勤耕讀

而已公諱蘊秀姓白氏字仲顯別號小洛先世晉

之夏縣人明初諱時先者判嵩明州因卜於鞏之

石關家焉十二傳而及公配李繼蘇蘇生四男恩

惠恕愈恩歸德府儒學訓導所謂先生者也將母

來遊母戒之曰位無卑尊皆天工之所寄母容曠

也後公五年卒歸葬於石關之故阡銘曰

虛直堂文集

誌銘卷十四

八

學士大夫其何如千秋行誼在耕漁庶幾聞風憶

古初

其蒼如松其瘦如鶴出入其間令人形貌自古

簣山

嗚呼吾兒杳然何往檢兒之衣襟如其若未著身也檢兒之書稜如其若未觸手也殉之而瘞於其母墓之陽猶之置於懷也悲矣夫吾兒生於康熙癸卯十二月初四日殤於辛亥八月十七日得年九歲耳生數月黃州別駕宋公犖謁選歸過予見婢子襁兒出異其貌卽以女許字焉明年五月其母沈氏卒兒生纔十有八月小字起兒其母彌留之囑獨在起兒起兒三四歲見賓客揖拜有儀授

淡語自悲

以詩輒能誦其兄背塾師戲卽請父母讓之言笑

虛直堂文集

誌銘 卷十四

九

無嬉戲容其兄初授講未喻兒已從旁能道師說七歲出從外傅名勸書一過成誦凝然端拱如成人宗黨內外異之雖田夫奴隸皆嘖嘖稱貴器也予亦竊喜自負曰庶亢吾宗無何病癖百療不應雖憊猶時時思就館學或索書朗誦氣莫能續而止予時困甚假侯氏別墅居之中秋不能致瓜餅兒對月趺坐戲索清水一盃置小瓦土仰首笑祝曰月乎請向吾家漱他家食越二日遂亡嗚呼天乎吾兒遂已矣乎同祖兄棟爲吾支小宗止一女妻吳伯胤無子禮當嗣方擬勝衣冠而行事天遽

奪之嗚呼獨吾之不幸也乎悲矣夫

本色語不用呼槍而悲思無窮 簣山

虛直堂文集

誌銘
卷十四

十



本會實不用呼槍而悲思無窮

奪之嗚呼獨吾之不幸也乎悲矣夫

宋介山墓誌銘

距宋城西南三里許宋文康公之賜兆在焉而吾
亡友介山將藏於其側其孤學奉其世父僉事公
之狀愴然稽顙來請銘予辭學曰此世父命也世
父詔不孝孤曰古人之爲言傳信而已世之降也
必假託乎名位而名位之家又必假託乎名位之
尤者世之人亦其知夫言之假託也而不信是故
位去名滅而其言亦與之爲飄風逝水反以湮吉
人碩士之行者不少也銘若父必託之乎傳信之
人而傳信之人無若先生焉先生其卒賜一言以

虛直堂文集

誌銘
卷十四

十一

信後世而破習俗之情又稽顙嗚咽予悲其懇誠
不敢自薄以負僉事公之命而失賢者之實傷孝
子之心謹序而誌之曰介山初字介子名炳商丘

人爲太子太保國史院大學士贈少保謚文康公
變化於法氣次絕老
權之子山東福山縣知縣贈資政大夫國史院大

學士公沾之孫而整飭直隸通薊永平道山東按
察司僉事公舉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公斫之弟

也母劉一品夫人幼以廕爲國子生康熙十六年
授內閣中書待次於里封徵仕郎生母郝封太孺

八初聘兵部尙書劉公餘祐女殤妻山東提督學

道按祭司僉事梁公遂女封孺人中康熙二十年

順天鄉試式又二年卒年四十一遺孤二娶諸生

葉公元溥女者學也聘前錦衣衛千戶葉公元滋

女者壻也介山於親能孝方十歲居文康公喪如

成人克恭兩兄終身俱用淡筆省筆勝於後陳繁頌。無間言兄然亦然兄否亦否

性藹易遇人承以謙雖婢僕未嘗厲容聲人有言

怒難持者介山曰吾自覺無可怒事不知其難也

平居渾渾無圭角多謔笑而至於判疑定是非則

往往莊論劃然尙公以質器具服食取賤品曰惟此

亦堪何事乎華侈遇富兒銜裘馬於道作詩刺之

虛直堂主人文集

註疏 卷十四

七

兩兄喜聚古法物名畫介山尤精於鑑別佳者流

連摩挲竟日不去手然終不之購也泊然無宦情

掃一室文翰自娛樂少不為詩一日去長安四十

餘日歸而出其詩詩輒工其後益與僉事兄講討

往復律稱細焉間為小詞麗而則濡筆為丹青識

者輒衡較於古之人蓋所謂天授者矣介山既盛

門第復多才而恂恂益下人好學不矜行事無細

大必慎謀惟恐失也有請詩若畫者率遜謝不自

信築西湄時相羊於荒蘆斷港間騁鶴濟花無雜

質之擾而與予往來文字獨密有所為必相印質

雖怒雨巖更不爲間嘗夜聞剝啄響亟呼婢焚燈
火曰將以答介山也啟門果然一字求其安或立
三四焉嗟夫以介山之虛受何學不益而獨奪其
年之早也惜哉介山自少耽杯酒後飛揚詼嘲
人多愛其有晉代風流而予所悲而取者蓋尤在
乎其大矣苟假以年介山抑又何如哉嗚呼是可
銘也已銘曰

銘復老其

於天得厚於人得虛維道之興於韞得豐於施得
嗇維數之塞下從文康一咏一觴厥德弗爽于斯
萬年考君之賢視此珉珉

虛直堂文集

誌銘
卷十四

三

世系行誼叙得俱有約法約難言矣不潔不老
殆未能也 恭士

參差古淡直入老境較前雋潔文字尤覺居上
箕山

予旣哭中翰公而銘之矣不數月又哭虞部公而銘之嗚呼何天不憖遺賢者而奪之遽耶不但傷與處之私矣顧其兄僉事公交納滿天下凡負大位而具顯名者不難得其言以榮之也而獨命中翰公之孤學請銘於予僉事公可謂無俗情之繫矣而虞部公之孤王政君起又已珥筆含香出入清近之班凡負大位而具顯名者亦不難得其言以爲榮也而顧假紹介具幣懷刺稽顙而請於予曰惟先生知先大人深非先生銘先大人將有憾

虛直堂文集

誌銘卷十四

古

嗟乎王政君又何能無俗情之繫如此哉夫予固

誠知公者曷容辭億文康公之罷相而歸也公方

十一

路叙次俱著老有法律

文康公教之嚴未敢出接賓客予已望其

端凝而心儀之矣未幾文康公薨太夫人教之嚴

猶未敢出接賓客然予嘗問字於其師賈靜子先

生而僉事公又教予爲詩公隨其師若兄之後與

予氣誼遂日篤而重之以姻盟嘗側聞文康公訓

公曰吾薄席祖父業無所益以貽女而門資又不

足恃惟有彊勉問學以之自立不然將與傭夫市

見等其師與兄亦時時舉文康公之訓以爲言公

本朴淳無他尚。因是益奮於舉子業。祁寒溽暑弗
爲間。其爲文不依違習好。而究心先正法。嘗繙其
几案間。纍纍縹緗。皆震川鹿門正希諸大家之文。
丹鉛不遺。而哆然大誦。聲喧厖震。閭巷或惜其勞。
曰樂此不爲疲也。試於鄉。不第。雖旣承廕。猶持一
卷誦不懈。或勸之仕。曰吾要當以科名自進。徒恃
任子哉。且少不諳國政。將無隕越。以貽先澤。羞謁
試京師。或疑之曰。薄綸閣而就棘闈。豈有故乎。自
是公不敢復請試矣。予論文往往不合於人。而公
獨然之。予不遇人。往往竊相哂。公獨曰。堅君志。毋

虛直堂文集

誌銘
卷十四

五

以擢自銓曹。以憂歸。聯族黨子弟。修文社。而甲乙
之褒刺。惟嚴。雖其塾師與之。未嘗假借也。有時操
觚。自爲輒大笑。示予曰。君不謂我心煩。而技痒哉。

蓋僉事公之於詩。公之於文中。翰公之於畫論。者
謂各得其一絕云。公補中書科中書舍人。遷吏部

稽勳司主事。改補戶部。陝西司主事。協理正紅旗

司事務。監督大通橋漕糧。遷本部。廣東司員外郎。

封奉政大夫。監督蕪湖戶工。兩關稅轉工部。虞衡

司郎中。分司內河。其在中書省也。充會試收掌試

卷官。辦職詳且慎。大司農梁玉立先生深嘉異之。

曰君才當肩大任何但優游西掖哉在吏曹試諸
明經授官冢宰分卷於諸司疑公世官不嫻文曰
弗暇可他屬公受卷卽於冢宰前抽毫濡墨闕立
竟呈之冢宰大驚異咨嗟示羣屬曰吾知宋司官
不盡也已而爲司農屬值逆藩之變軍興諸道告
梗而權關者率無足稅國用不充上命六卿各
以才能舉爲使大司農曰臣曩於收掌試卷知員
外郎臣宋炘才於是公得權蕪湖關甫至察度衡
之不平卽日復之牙僧多詭攝商貨而償已負歲
月待不予直白輒痛繩以法有謂工關稅包籠而

盧直堂文集

誌銘
卷十四

七

磬獨無增則千金可益也公叱曰亂法病商吾豈
爲之哉又有例外稅其布而自以爲功者公懲之
曰應權猶不忍况乃無藝誅求乎賈人以是聞風
爭出其塗而稅以浮額少司農魏環極先生稱清
厲無私交於公獨接待溫然教以蒞官制行之方
論事公或直曰不然應如此也少司農徐思舉手
謝曰君言是於虞部事任尤劇凡內傳有所供應

盛世虛公大臣如是如是

無不晷刻立辦六月疏玉泉水道炎蒸暴烈日中
求一蔭而息不可得已而見二三老衲披襟徜徉

於松風夜月之下悠然動泉石想及以疾謝改歸

蔦花瀧樹日招尋故人涉園林置酒談讌竟守如

也性純孝爽直天真如赤子爛然喜慍輒形於言

色而以深心厚貌爲恥太夫人甚愛之亦並愛其

配王宜人嘗曰是兒是婦真能悅親者也生平落

落寡結納於朝獨從王阮亭謝方山兩先生游於

里喜交徐子恭士及予曰四子知我心洞如重門

我亦知四子智如清風日月也公神貌類文康公

而厚於體潤頤豐脣當風左目微闔愛着短裳善

飯必肥臧大嚙以爲快喜飲酒飲輒急累十數厄

頰然而先醉自出使燕關尤善睡於疾播繁吹時

虛直堂文集誌銘卷十四

七

睡尤安往往鼾齟聲與簫鼓爭勝座客有言亦輒

能麤答也人謂夏侯隱美睡莫能及公矣意者二

豎之入其從茲深也歟甲子人日會飲於予舍公

睡益加心竊憂其憊明日集葉生所言笑食飲終

筵無倦容座客皆稱慰漏盡二鼓去公猶期予於

道曰吾遙青園梅獨佳詰朝幸過探乃歸而飯飯

而喘喘數刻而卒矣嗚呼公乎天實爲之乎以公

之位不過爲郎以公之年不及中壽吾莫知其故

也已公諱炳字子昭姓宋氏吏部尙書謚莊敏公

纁爲其伯曾祖福山縣知縣贈國史院大學士公

前爲其祖太子太保國史院大學士贈少保謚文

康公權爲其父母劉封一品夫人趙贈太恭人太

恭人生二子長今整飭直隸通薊永平道山東按

察司僉事公攀次卽公也配監察御史王公應昌

女封孺人贈宜人有婦德宜家之聲無間於外內

先公十六年卒繼馬宜人子逵卽與予爲姻盟者

焉起今內閣試撰文中書候補主事超庠生王宜

人出竣馬宜人出卒之明年八月某日啟王宜人

之殯合穴於文康公賜兆之右側當太恭人之載

氣也此作餘波又妙文康公見一僧趨而入逐之而公生因以僧

虛直堂文集

誌銘卷十四

六

爲小字其事近怪然僉事公實爲予言云銘曰

坦其衷勤其業進而難退以決何慮何思枉曲折

公讎歸來酒猶熱乘風忽作千秋別猶疑黑甜一

覺三蕉葉兩晉間想風烈

寫其人卽肖其人方爲實錄方爲直筆方爲傳

神捕一失真則他人矣如君乃紀事律度也至

於行文嚴毅中淋漓滿志更爲難得銘亦不失

手鑿與致

黃止

予友徐孝廉恭士諱作肅世爲河南之商丘人商丘之族無有甚遠之世而徐氏則自唐以來代有顯者宋南渡時多從高宗遷臨安去其不去者復昌於明而最著於朝野遠邇聞者則正人公也予幼於寇亂後走南門之衢見有木落而石敲者曰徐正人坊或指坊北之第曰正人之裔在焉其後漸長始知正人者諱永達明宣廟時爲山西按察使而坊北之第則霖蒼居也予不及見雪園人文之盛猶聞人稱徐吳侯劉津津焉徐卽霖蒼先生

虛直堂文集

誌銘卷十四

九

君兄也君與朝宗靜子邇黃牧仲及其兄子世琛爲六子社時予年方十七一日朝宗季父輔之置

酒所召皆一時名流宿士予與參末坐嘿視坐中

客無不爲朝宗絀者靜子號雄辨朝宗每折其鋒

靜子則俛首而笑最後到者精悍之色溢於眉宇

抵掌高談朝宗唯唯稱善問之蓋卽君也君以霖

蒼爲師垂髫卽隨其兄後修社事與諸君子角逐

上下然不刻苦下帷日從人游燕爲歡嘗於酒酣

奪^熱真兒鳳尾紫檀槽親撥之切切然爲滑鶯嬌語

人稱謝仁祖風流於今再見也後強之終不復作

書出必夜分而歸歸則篝燈吟誦至漏盡不倦每
爲文社中人輒怪之曰何從得也吳伯裔訪知之
大笑曰幾爲偷讀書人所瞞流寇旣陷郡城霖蒼
與社中諸君子多以死殉君退耕於城南之野無
意當世事有勸駕者笑謝之順治辛卯朝宗密與
陳將軍謀誘之出喉數人掖擁而趨強入闈遂薦
賢書副主試祠部張公擬第一人未果常爲君惜
之君色正紫目雖不及遠顧盼熒熒光常射人幹
軀在中下間然寫生雄姿英發勃勃飛揚不可羈而孤
高自命世一切謂可驚可懼者至君舉夷然不屑

虛直堂文集

其誌銘
卷十四

二

也工於書求者多不可得更無敢以詩若文請者
間爲之則刻意沈思屢濡筆欲落旋止或竟日不
就一言文出亦輒刻峭方恭士之文定品王荆公辨議有根據意
氣風生娓娓必得其伸而後已朝宗嘗曰靜子老
於法恭士精於論然苟非所素詳則雖問亦不對
曰吾不能強置吾喙也所與遊必賢豪才士非其

人尤不與接所得掃榻而數晨夕者計甫草陳其
年二人而已每公車至都門名卿貴人爭欲致之
君匿不與通畢試輒鞭一羸而歸未幾亦遂高卧
不復出矣君嘗與修郡邑志有以私干者拒之嚴

其後書既成其子世際取讀君奪而擲之曰此非
吾筆之舊尙奚觀哉里人有賂別駕而求伸其訟
者別駕致金於君君笑曰吾豈可污獄貨哉立爲
書却之別駕感君言亦不受其賕而屈者得直郡
守閔公欲延君主書院不可得乃以課試文求定
於其家雖第之最下者無敢尤焉而有一言之幾
於道則亦獎譽之不去口每當春時輒往舊所謂
城南之野蒔花種樹灌畦刈蔬以自娛夏或深閉
重關竟日偃仰一榻上恥造公庭有方面大吏又
宿所識君者駐節郵亭與君纔一垣隔邀君往君

虛直堂文集

誌銘
卷十四

三

終不往君舉止落落若岸然高自位置者而久與
處則益謙其所著述畧然嘗不自足也酒後間出
詼語醉則持觴而笑無失容牧仲嘗企羨曰吾雖
馳王事於四方然恭士躡赤烏衣淺翠白鬚飄飄
未嘗一日不在吾目也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二十

三。引。人。言。各。有。生。趣。

三日晨起步至中庭默坐移時而卒年六十九曾
大父周大父廣皆不仕父正顏湖廣棗陽縣學教

諭母楊氏繼余氏楊生子三宗偉宗仁宗益宗仁

邑庠生世琛之父也余生子二作霖卽所謂霖蒼

先生也崇禎庚午舉河南鄉試第一次君也配庠

生賈公耀女男二世際郡學生娶工部虞衡司郎
中宋公炘女世徵爲作霖後娶江南鳳陽府通判
曹公大生女俱李氏出女二適庠生李公翥子庠
生眉者賈出也適考授州同宋公煥子貢生之塙
者李出也孫男能昌世際出聘辛酉科舉人候補
內閣中書宋公炘子庠生望女能承世徵出孫女
世際出者一世徵出者一嗚呼中行純德之士不
世有而文雅風流有卓犖進取之才介然不汚於
塵俗蓋亦古狂狷之流而聖人所思欲見之者也
恭士之亡寧獨其文采堪惜也哉某年月日卜葬
於某原其孤世際來請銘銘曰

虛直堂文集

誌銘
卷十四

三

於惟徐氏其系孔遠自唐嗣聖有功已顯宋之學
士處仁有聲縣縣衣冠益續於明鉞毅晟會各典
名城謙作朕虞達明五刑仕有茂績處有佳士烈
烈奕奕先兄後弟世軟如縣君骨如鐵灑然清風
皎然白月士足千秋豈關處出後有聞風懦焉可
立

叙述恭士生平精神奕奕而以大雅之筆運寫
生之手其風流峻邁無不畢現恭士不死也

贊

宋母郝太孺人墓誌銘

康熙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太子太保國史院大學士贈少保光祿大夫謚文康宋公之側室內閣中書妣之母太孺人郝氏卒又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祔文康公之。賜兆祔焉其受重孫學持其世。父方伯公之狀來請銘榛聞母氏稱太孺人頽然靜淑無華麗飾言朴而誠容和而莊動止閒雅而有儀其子婦依依樂洽婢媪戴慈仁終身而不忍去登其堂藹若春溫疑天地淳和之氣獨在太孺人門宇也榛自與中翰公游未嘗見有嚴師之督

虛直堂文集

誌銘卷十四

三

責而俛首問學無暇逸未嘗無物交之堪引而寧心淡志無他好尙事兩兄敬而順與人接謙退而不驕擇所處而不濫畢世未嘗有厲色加人心疑中翰貴公子又早孤何以能然久之而知漸於太孺人之慈訓深也劉中壘稱太任能胎教中翰之於太孺人當亦不徒礪磨於膝下矣丁巳中翰之兄虞部公權蕪關榛實從之見其迎養太孺人也報太孺人詰日至虞部公喜動於色經營戒內外鷄再鳴不寢旦早起疾行十餘里肅朝衣冠候道旁太孺人鳴騶轟雷飛蓋蔽日公趨而進長跽稟

迎太孺人命之起過然後起間道先歸拱立署門
外太孺人至親扶板輿導而入父老士女觀者雲
合蟻聚嘖嘖稱虞部公之有禮歎太孺人之榮而
不知虞部公非所出也方伯公由贛復命聞太
孺人疾爲購黃腸之木紆道歸省奉百金上壽流
連而不忍離方伯公亦非所出也夫其得於非所
出者如此則太孺人之母德何如哉是固榛之所
樂爲銘也謹按狀太孺人姓郝氏順天人父郝翁
有二女相皆貴長歸大司寇宛平劉公司寇與宋
文康公同朝相善也因與言郝翁女次者尤賢文
康公遂委幣納焉文康公之母丁太夫人與其嫡
劉夫人雅重之曰若殊有婦德文康公旣薨其子
玠方十歲教之從兩兄讀父書卒有成以子貴封
太孺人太孺人歸自蕪陰途有覆車之恐遂疾越
七年卒不廖命矣夫太孺人之懿行見於方伯公
狀者不復襲書榛所聞見一二則太孺人之全德
可想矣子玠內閣中書辛酉科舉人初聘少保兼
太子太保刑部尙書劉公餘祐女卽所謂宛平司
寇也娶貴州糧驛道按察司僉事梁公遂女封孺
人女適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尙書劉公昌子鄧

川州知州士元孫學貢生娶庠生葉公元溥女壻
聘前錦衣衛千戶葉公元滋女曾孫繡虎聘予兄
子武安縣儒學教諭動孫女監生德至女曾孫女
一一許字舉人徐公作肅孫庠生世際子能昌俱
學出銘曰

陰教昌維德行古泰和結婺光魂洋洋珮鏘鏘復
含笑從文康令子侍在一方石可泐名永芳

層層生發蕪關一段尤饒彩色法類歸熙甫篋

山

虛直堂文集

志第
卷十四

三

宋景先行狀

君姓宋氏諱燭字景先世爲河南商丘人明吏部
尙書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謚莊敏公纁爲其曾
王父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治爲其王父太學生
枏爲其父枏生四子君季也母武氏君生二歲而
孤又六年其三兄輒異鼎而食君獨依其母事之
謹母以君之能事已也眷愛亦益加而不忍離壬
午之亂君俘於賊賊見其愿拙無所能笑縱之君
得脫卽奔求其母負而渡河遁於曹南之野終母
之身蓋與君相依也傳曰養則致其樂君顧有所
樂於母也耶何其能使母之終與處而不三兄適
也君性質儉而能勤於事又當鼎革之初彌望皆
荒原廢隴人無固業君之族父文康公權相天

虛直堂文集

卷十四

王

子君因得治耕桑積贏餘買草萊而闢之遂以素

爲富

矣子母

人盡情

之出入不平常心狡焉懷詐以傾人其予人也必斲

之又斲凡可以剋削其毫末而我利焉者無不用

也而取於人也則贏之又贏凡可以需巧其毫末

而人損焉者不暇恤也君曰吾不府怨讎也適於

平而已謹約自斲未嘗敢以富勢驕人人有侵者

隱忍謝之日早起戒內外僮僕授執事操籌按籍親筦籌衡準之出內斫斫無虛畧與人言則傷人事而悲天時鬱然常若有不平於中者然朴直無機變能飲酒有申之以酒政則曰我不能爲是屑屑者公等行公法吾自飲吾酒耳用諸生貢太學授州同知與鄉飲酒禮康熙乙丑某月日卒得年七十有二男之陞知縣未任卒之塋貢生女一孫男六孫女三明年九月十六日卜葬於三靈臺莊敏公賜兆之左其受重孫鉉來請狀夫君內能得親而外能平其與取以慨本富之才而不溢於分是固當狀且予嘗讀書君家而之陞又與予兄子允孚壘有姻盟不容以固陋辭故爲次其生平之概如右

叙次極老亦復生動多姿

寶山

虛直堂文集

行狀卷十四

三

王夫人行狀

吾友田蘭芳箕山先生之配王夫人柘城人其父
邑學生心寧以貲甲一縣娶張十餘年止一女愛

史記體法

之不使知烹飪事年十五歸先生是時天下喪亂
李自成決黃河灌大梁杞睢之間淼然巨浸先生
之田廬蛟魚盡據之稍定又以訟飽官欲而家遂
落驟責夫人以井曰勉爲之無怨尤或至寒餒非
人所堪無徧謫言先生有館俸盡出以養翁姑饌
賓客津逮羣叔之乏不自名一錢性孝而介知大
義婉善循分甘勞苦如嘗學問能知道者繼姑嚴

虛直堂文集

行狀卷十四

王

一食一飲或扶掖抑搔稍不中意卽怒諸婢求溫
顏不可得往往累及於叔長踞終宵弗能免夫人
獨能告無過焉姑臥病五年夫人夜不解衣侍藉
一薦於前常不及煖姑亡每見手澤之遺未嘗不
沾巾也收其叔之子科昂養之如己子爲娶婦而
愛之如己子之婦先生割其田廬而中分之夫人
亦不以爲過也士多從先生遊雖炎暑常一日數
親釜竈不厭先生刻厲學道夫人尤能助之見先

生色不平輒解曰得無胷有留怒乎問知意所忤
曰可以情恕毋徒子子病人也里有問遺先生率

不受家人疑其矯。夫人曰：非也。受而不能報，則氣
爲之弱，不受正所以善養之耳。一子頗清羸，極憐

之。而先生督以學，卽苦夫人不之止。先生外王父

銀臺李公無嗣，夫人嘗勉先生視其松楸，曰：姑無

他兄弟，不可及君身，使其父母爲餒鬼，夫人素孱

弱，既有喪，女之傷又連遭翁姑大故，銜哀服勞，遂

成痼疾，以至於卒。卒之日，無一世俗永訣可憐語。

嗚呼！士君子際艱難困苦時，或氣不能勝，志不能

堅，頽然喪棄其生平而捨地呼天，怨詈憤尤，不可

以終日，非熟於體道精於處義，命固未易坦坦固

虛直堂文集 行狀 卷十四 三

窮畢生而長貞其操者，乃夫人於閨閣中能之。顧

不難哉！然則夫人之賢，其天性乎？抑亦觀刑之效

也。於以相先生稱令匹，不愧矣。夫人生於天啟某

年月日，卒於康熙某年月日，得壽六十一。子王略

孫，獲女四，所婚皆士族。予時客豫章，聞赴而悲之。

爲件繫其行如右方

行文潔清高老最得廬陵手法 張長人

商丘劉榛山蔚著

文華宮廟賦也謝平天睢州田蘭芳簣山選

祭文

身祭族子允孚文

嗚呼彼蒼者天何不悔禍於吾宗而益肆其慘也
吾於汝不禁怛焉以悲。悄焉以疑。而又怛焉以感。
也。彼耄而耄者。獨何人斯。而汝僅三十有一。淹忽
而與世長辭也。當其未離襁褓而惇然孤兒也。未
及舞象而病骨支離也。迄今纔及壯齒而邈乎莫

虛直堂文集

祭文
卷十五

一

追也。皤皤其母。慟以悽也。哀哀其婦。子以微也。孱
孱其兒。呱呱以啼也。此吾之所以悲也。然而竊有疑
也。疑夫天之所以福而禍者。奈何其不平。降無端
之酷罰。而至於斯也。憶吾家於辛巳之疫。壬午之
亂。凋零衰謝。長年者莫存其一也。所遺者吾五六
弱息也。今幸各衍其嗣。方欲各崇其德。長養酬迪。
以復其盛於一日也。不謂十五年來。後先降虜。而
又奪吾兩姪也。嗚呼。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吾安能
已於感痛。而揮泣也。荒原漠漠。將爾藏也。凄風颯
颯。摧白楊也。廣柳駕兮。魂朔朔也。夜臺幽兮。恣偷

志管繁絃中無非憂風告雨

祥也春林綠兮秋草黃也朝友熙熙兮暮康寧也
來洋洋也去踰踰也鑒我淚浪浪也汝其安於命
數不必顧人世而心傷也

無一飾詞而字句之間血淚欲逆祭十二郎文
以實此以虛實易工虛難構 箕山

虛直堂文集

祭文
卷十五

二

先生既往。余將安仰。憶余與先生之交。未逾十載。其間聚散。招尋皆歷。歷而可想。大抵。拔長者之車。轍。不過六七。而訪幽人之庭戶。惟有三兩。雖君子之交。固如是其淡。成由今悔之。猶以不能日聚。爲怏怏。蓋余與先生跡則甚疎。情則甚篤。間往來。夫筆札必殷勤。乎忠告可以存。既息之古道。而挽薄俗之微。逐矣。先生既病。予問榻前。貌則瘁也。神則開焉。言笑從容。如平昔。然曾未匝月。再登其堂。而止見夫。慘淡之几筵。夫人有所乘而生。則當有所

虛直堂文集

祭文卷十五

三

抱而卒。芸芸之死。其真死矣。生之理爲已滅也。又枉死矣。生之事爲未竭也。先生聞道有素。謀身以潔。必矜細行。獨挺大節。其與物同化者。形軀而道德之餘輝。將且爭光於日月。嗚呼。一日之間。判今古歟。西山薇蕨。匪故土歟。魂其徂歟。夷齊伍歟。若然。雖日招之。不我許矣。抑微子之墟。擇而來居。風清三徑。烟鎖敝廬。灼灼者花。油油者蔬。戶有遺杖。案有遺書。廿年於茲。豈其愬如陰風。黯澹先生歸歟。嗚呼。先生之化於無有者。先生之自然而不能

如太上之忘情者。尙鑒吾哽咽而歔歔耶。

虛直堂文集

祭文
卷十五

四



祭族子千之文

吁嗟乎子之亡也三十四年骨其朽乎名則灼然
子之歿時予齒方毀不能記子之鬢眉言笑而猶
彷彿其容止惟前一載來哭予父執予之手淚灑
無數而拜而行躑躅若跛由後間之知傷於火予
至今往來於胷中而子於夜臺之上屈指族黨或
亦喜乎有我子之文章海內爭知檢有遺笥洵不
我欺吁嗟乎彼擔爵曳組憑勢乘權與鳥獸草木
而同腐者不知其爲誰也而於今東西朔南往來
予郡者無不亟問乎千之是人遇於一時而子遇

虛直堂文集

卷十五

五

於千秋兮雖死矣其焉悲吁嗟乎見人之智益思
子之愚見人之巧益思子之拙聞子才慧不及中

人而子之取重正不在乎一切世無孔子不得廁

好回護

弟子之列而逃禪自喜亦命也夫予尤欽其死生
之大節聞城旣陷端坐一榻賊怪而問瞋目不答
怒截其耳微哂而已賊衆齊驚疑神疑鬼已而起
立衣冠肅整俯仰長歎乃投於井惜見之者止能
述其大略如此而其衷之慷慨激烈已如日星之
炳炳吁嗟乎吾見壽考者矣曾不堪其一省

千人亦見萬人亦見之文○其氣概似祭石曼

虛直堂文集

祭文
卷十五

六

祭丘太守文

吁嗟公乎命止於斯茫茫大塊其何以知公生巴

怒。馬。而。出。以。合。苦。

西來守宋土潔不爲柴剛不爲俯循良之徵於何

而信由後思前公德益峻我公既來五袴與歌我

公既去無襦奈何我公既來虎度於津我公既去

猛虎噬人廉吏可爲而不可爲如公者衆知公者

誰聞公之操笑公自苦見公之行謂公爲腐衆濁

反。語。振。甚。

獨清怨讎之府彈而去之亦公自取公綬既解道

阻無家買田一區茲焉種瓜同時卜居公特其一

獨驅我公不能終日昨歲公來矍然而喘遠道艱

辛慮公不免慮公不免不幸而中九邑之人聞聲

一慟矧予小子益感舊知拔於衆中厚以爲期期

莫能副蕭索自憐庶幾報公不自棄焉公愛我里

魂其復來招之不見謂之何哉

憫時病俗撫今追昔音節猶在變雅之間

贊山

虛直堂文集

祭文卷十五

七

祭張魏容先生文

嗚呼先生遂沒以寧斯世之悲斯道之榮人口先生胡命之屯予曰先生亨莫與倫其屯其亨匪贊匪貧獨有先生求仁得仁鼎革之會攀鱗附翼皆其曩者臯夔契稷言采其薇言蹈其海日磨月銷幡然而改華三十六年碩果獨存不撓不倚樽乾拄坤何以能然惟性主之定歷久彌堅邃養之證邃養惟何周情孔思主敬之熱心坦氣夷潛身河涘不及郡國聞則有矣見不可得遠墅窮村講帷或下闡危明微知焉蓋寡茅茨數椽雨風不蔽藜藿兩餐鼎鑪時置幅巾竹杖鶉衣芒屨何思何慮雲淨天廓會心之微收視反聽惟公自知豈佛之佞回憶平生恨疎遊蹤幸從茂叔兩坐春風木萎山頽全而歸矣聞風者興先生木死來予西山生芻一束羹糲匪遙乃愧私淑

虛直堂文集

祭文卷十五

八

語語精實直是一篇高士傳不知為有韻之文也

質山

嗟乎生兮遂天天年其年伊何纔及子淵淵之好學夔乎千古惟爾有志奮興對酌亦苦予之知生從遊

於徐邇篝燈旅館一身無餘以生之勤方讓積薪自然

乃推糠秕虛以下詢昨日鴈足連篇累牘半為生

文陸離在目豈惟文辭遠大為期方見其進奄忽

何之奄忽何之吾見遐齡為福為極難問天庭天筆端天矯

不可問淚雨濺濺於野於寢不暇計焉伐木之雅

僅得三秋停雲之望乃忽一丘斯道如土知音者

希獨操流水中心怛兮中心怛兮魂招不來天實

為之謂之何哉

清轉如說話正是情至文字王生得此可以含

笑矣質山

虛直堂文集

祭文卷十五

九

祭徐邈黃先生文

嗚呼先生於世長捐尙有典刑亦遂杳然嗟此何時乎陷溺之人心益逐逝川彼談經膠庠分職內外曾莫解其何爲也而但云利藪與名淵疇察天命於希微疇體人道於眇緜既往之緒孰以承將來之任孰以肩先生獨奮然其有志也而實自得於鄒魯之遺編悔少壯之豪邁危日月之推遷矢孤特而不倚憤遲暮而彌堅下璞羞鬻馬帳常懸執經而來者如數家珍聞道而去者如醒醉眠薄先。生。生。平。苦。心。實。學。得。此。數。金。豎。表。出。聲華於藻績辯毫髮於儒禪蓋味日用之菽粟而

虛直堂文集

祭文
卷十五

十

已得千聖之秘傳雖惡先生者或追乎旣改或毀乎求全而至論當世之經明行修亦不能不惟先生而是賢予少聞夫緒論已願爲之執鞭迨其後謹辱和平年忘後先相期者彌厚相求者彌專往往有不敢言於他人者而特爲予乎一宣吁嗟哉予方望其朝提夕命庶幾相予一日而有聞也而乃奄忽其歸於原泉誰爲予引其善誰爲予匡其愆積疑慮而誰釋望迷途而誰前明月之梁猶疑光霽春風之座忽變荒煙先生之全而歸者順受之常吾之不能已已者蓋爲斯道而涕漣

許與稱情而無滯悲思悉在文句參差中見之
實一

虛直堂文集

祭文
卷十五

十一

祭京口張夫子文

起。笑。元。亦。滑。澤。

嗚呼世莫我知於我何傷其有知者德固難忘憐
予小子幼失義方長徒自奮一往佺佺學古無獲
於時多妨入迷庭戶出鮮舟梁譬如行者莫指康
莊譬如獲者皆棄莠稂豈期丙午遭逢之慶夫子
聿來校士中邦明於皎月肅於秋霜拔幽剔隱有
美必彰不才如榛學步踉蹌未馳鞭影纔就遊韁
冀非一顧空羣謬當那云千里尙爾服箱長鳴奮
鬣感舊激昂昔有北鴈通問鱣堂燕文附致教思
殊望昨遊于越金山繫航擬叩龍門疑懼未遑邦
之殄瘁人忽云亡存順沒寧夫子之常惟予小子
株守墨莊頻復有吝莊敬難強文之焉敬言語也。人。物。然。用念也猶
在仰負師門慚沮徬徨哀詞無緒炙鷄莫將憑此
尺幅寄淚千行

虛直堂文集

祭文 卷十五

十一

感激奮迅志苦情深而文氣容與卻有風正帆
懸之趣寶勳修

祭徐恭士文

嗚呼生無負於生則死無憾於死氣之散也其常而歸之全也有幾公剛方以自信立介特而無倚視世之脂韋齷齪化百鍊而繞指者不翅心腑之痲市朝之恥方公之少也橫一經而侍兄輒出入乎應社角先後而走鴻名迨老成之既謝僅碩果之有存雄六子以重結公精悍而特尊朝宗嘗曰徐精於論賈老於法聽娓娓之雄辯誠可關天下之口觀森森之筆陣又非徒於孫吳暗合者也薄好爵而不出杜衡門以自喜晝怡神於縹緗暮合

虛直堂文集

祭文卷十五

三

情於麴米遊

李元禮

之門者擬九天之難升乞韋

貫之之銘者雖萬縑亦徒爾威不可劫利不可誘

羣非獨然羣然獨否稜稜乎清自持巖巖乎高且負學者苟能獨往獨來而如公然後可肩斯道而不苟也

榛慚後起謬辱忘年不惜齒牙而推引俯

降鞭弭以周旋或鬪險而次韻或角勝以稱觴或

拳飛乎老興或歌頌夫醉吮卓然南州之高士曠

然晉代之風流宜天命而純佑信君子之吉修何

典型之頓失曾無患而無災方朝起而磨鉛濡蘖

遽端坐而棟折山頽日必有夜朔必有晦死非人

之所惡也而在生平無遺行之累公沈沈於長夜
雖千年而不朝意嚴氣之所發猶上摩乎斗杓蒿
里不足賦楚些不必招想天上乎差樂或三山兮
遊遨雖然亦難慰我綰帶之情望西州而長號也
頓跌流暢能得先生頰毛 箕山

虛直堂文集

祭文
卷十五

古

祭侯司徒文

嗚呼公之薨也二十九年聲容言笑宛乎目前公之歸也厥土一丘榮名定論付之千秋昔我仲舅典禮太常稜稜嶽嶽東林之望濟以司成握玉操冰公於其間立如鼎鑑有倡斯和有開斯承清流之禍危擬墜餅匪惟疑之亦孔擠之匪惟忌之亦孔噬之後先八載迤邐請室安知死灰有然之日而卒悠然碩果不食正命全歸亦非人力公始栢臺輒攻首輔直聲之振怨讟之府按黔論功方晉卿貳寺人秉鈞一麾而墜復起昌平旋拜司徒又

虛直堂文集

祭文卷十五

五

輒仆之幾不免夫及以司馬部署七軍已傾天柱其何能伸亞夫持重計在委梁梁則委矣公亦已僵鼎革既遭角巾故國關圍城南翱翔自得榛昔相過萬花如繡丘有神工壑疑天就何不愁遺忽謝厥世而公諸子更先公逝馬鬣新阡種瓜舊圃彼此一時恐不可覩榛忝葭苧言執其紉緬想平生涕如霰隕煙鎖雲封從茲寧處叔子匪遙爲我

寄語

謂其弟輔之

飄蕭自得中含無限曲折

黃山

祭湯潛庵先生文

嗚呼斯道之寄厥惟斯人斯人之負厥重萬鈞九死不難難堅其節要如日月雖蝕不威九死不難

也。盡。先。生。

難貞厥終要如江河雖折必東於哉先生巖巖泰嶽性成直方志明淡泊早致亨途讀書中秘出歷

藩垣輒決去志拂衣之歲方壯未彊柴車草屨守雖葆光從師蘇門虛衷若谷朝講夕稽敬密義熟

樂之不易將終厥身豈期一日迫上蒲輪再登史

席渥承

寵眷訓義談經言必稱善明良一德如

天信時為寒為燠知無有私他人之陳謀其否可

虛直堂文集

卷十五

六

先生曰然遂行以果不次引擢殿閣崇階吳撫任重日惟汝諧儲貳聖功尤關於大旋晉秩宗熏

陶保艾正叔之後坐講未聞特許先生古道復敦

天下喁喁瞻傳望伊旦夕秉國興治匡時天子

日都汝掌邦土勇退未容孤蹤良苦居高易危行

方則閔人然我否宜為世怪論付千秋知感五

位一日溘然普天喪氣榛也不才同聲幸附緒論

時承霽霾破霧仰道之行不翅於已彈指十年而

卒如此期歸故園重謀志學先生曾有志學會約宣義明仁

興闢起洛乃乘箕尾去也何鄉天不可問杳杳茫

茫先生於世如川之航既鑿而沈濟將何望先生
於道如舟之舳既拔而去其何不覆魂兮歸來北
邛不惡悠然泰然無愧無忤無愧無忤雖亡未亡
千秋萬世山高水長

已盡先生生平呼捨之情出以醞藉尤見詩人
之旨 箕山

虛直堂文集

祭文
卷十五

十七

之旨 箕山

已盡先生生平呼捨之情出以醞藉尤見詩人

千秋萬世山高水長

已盡先生生平呼捨之情出以醞藉尤見詩人

已盡先生生平呼捨之情出以醞藉尤見詩人

已盡先生生平呼捨之情出以醞藉尤見詩人

虛直堂文集卷十六

商丘劉榛山蔚著

睢州田蘭芳簣山選

雜著

其約族人墓祭啟

伏以雨濡露降必生怵惕之心春禱秋嘗當順陰陽之義鬱寒林而在望啼徹哀猿俯落日以興懷情深逝水凡厥孫子請念本源恭惟吾族派衍梁園宗分桐栢積仁累澤十餘世甘苦難忘負耒橫經三百年纘承有賴丘陵伊邇松蒼栢古罔聞二

虛直堂文集

卷十六

一

獻之勤譜牒雖亡親盡服終孰非一父之子自辛

已降疫鬼之虐可憐伯父仲兄復壬午肆闖俗作

聲冠之威僅剩童孫幼子鄉來之伶仃困阨方佑

累世之神靈幸今之長養生成可靳四時之俎豆

雖割牲沃鬯不為薄於所親而冷雨淒風未免忘

乎其始蓋爾為爾我為我各渙其情遂春復春秋

復秋竟遺斯舉若敬本之禮終闕則篤親之望何

從榛明發有懷聿修實忝勤劬勞之莫報廢矣蓼

莪念肅愷之有聞歎焉簞簞且道感田園之易主存南北曾無一

阮之留而樓時東西空結百尺之恨短筍遙憑牛

背入吹殘夜月之魂古木爭傷樵斧來聲震春風
之隴愁雲疑白日漫訝穴走鼯鼯衰草閉黃昏祇
教林歸狐兔陳以黍陳以稷尙書雖曰非馨祀其
始祀其先家禮於焉可據花榮春暮定傷風雨之
晨木落天空難掩秋冬之淚伏願孝懷祖德誼篤
孫謀終年而饋祀兩羞豈不力焉可繼竟月而介
逸一用亦復費也無多濟濟人來情可聯於一室
赫赫神降祭方備乎十倫將見肅乎其容復爾愉
乎其色或者死而能敬因之生而能親庶二十年
墓古丘荒載饗今時之裸獻而千百世子孝孫睦

虛直堂文集

雜著
卷十六

二

永奉斯日之典型矣

情生文耶文生情耶字裏行間都是聲淚孝子
哉對偶之精麗又不必言矣

適黃

道以言宣自古貴孔彰之跡書以窮著於今見行
遠之文銜才而張能闡然之所惡也合英而吐秀
隱者寧焉用乎大璞有必剖之期名山無終紫之
理竊以簞山先生精心考道餘力操觚或大言或
小言發悉原於自得若長咏若短咏旨皆要以無
邪○是○實○山○身○分○一生之冷煖自知固不期於問世斯理之源流
公共豈容靳以傳人彼攫東而拾西雜然燕石爲
寶此舍雅而取鄭貿焉瓦缶爭鳴亂術業而害人
心才士所不免也闡幽光而扶文運我輩可無意

虛直堂文集

雜著卷十六

三

歟古無毫楮之需尙自刀之於版策今有棗梨之
便豈容闕之以篋箱念寒素無能自爲於道義合
當人助○一○氣○流○轉○雖聲名之顯晦無足爲若人之重輕而朋
友則有責焉況文章之精英可以啟斯文之聾聵
而後生則有待也嘗一匙而美猶憐有不飲之人
得片紙而欣忍委於將蝕之蠹慨五十年之甘苦
無一日與於天下○必○無○闕○隱○僅此空言發二三子之俠豪俾
數卷流於人間亦誠佳事雖云玉在石珠在蚌光

終不掩於山川何如戶有誦家有傳書早大行於
中外積多於寡將伯乎齊來化私爲公探囊兮勿

悒捐朝夕之奉惟其力之能堪流奕葉之光亦且
名焉得附伏願恕推一體誼篤千秋以成美之殷
報我石交可以愧驪酒肥矜之速以解惑之雅垂
茲玉版還以啟知人論世之資蓋猶是天下之珍
取以公諸天下庶不謂楚人之弓但許得之楚人
矣謹啟

真是佳事文亦清麗流暢排儷之痕欲化

張子

白

虛直堂文集

雜著卷十六

四

其景道事文亦發風流總持贈之丞希山
袋齋題

頃以公請天不熟不簡授人志已出指情文
茲王對數以媚味人辭甘之竟蓋辭景天下
辨為年交直也外驪辭謂實之數以清潔之非
各無辭則為應效此一聯請餘于婦以知美之明

竊以百代之賢人君子祇憑故籍以長存千秋之
道德文章每鬱幽光而待闡器之久焉易毀雖當
日珠珍玉重輒銷亡於無何有之鄉物之散也難
收卽有人海網山羅或遺棄於不可知之地前輩
之嘔心瀝血吾竊惜之將來之論世知人誰無意
也况梁苑風流文雅蔚今古之才名而宋土腹結
心蟠涵乾坤之睿德考遺文於昔何千百幾無存
乎接芳跡於今幸一二猶未亡耳書不必聖經賢
傳苟無畔道皆可爲遠稽近考之資人無分煢獨
高明凡有嘉言靡不生共井同鄉之色雖度包宇

虛直堂文集

雜著卷十六

五

宙誼莫先父母之邦矧穀貽子孫法當厚詩書之

氣彼失學者既視爲閒筆浪墨擲同已謝之春葩

而食貧者縱欲其傳後法今邈若難攀之天界故

集英賢而修社事圖儲倚以命梓人計一年有用

之貲財多少縻於無用念四時無名之宴樂曾否

勝此有名醜酒無奢期陳八簋醪錢有限特拔一

毛發潛德於其先固所稱慈孫孝子布大公而無

我尤足見物與民胞采見道之語言要堪益世求

無邪之風雅必不徇人蠹魚之吐棄拾來作者已

散之精華好自我而光天耀地螭蚪之馨香流出
學者待興之志氣將無人不冲漢凌雲伏願義振
俠腸力扶文運體求仁之恕慨慷不恪錙銖廣教
善之忠次第謀登梨棗庶前言之不墜先民慶知
已之遭且後世之有聞諸公附榮名而遠倘樂以
文之會請司執耳之盟

流麗曲折暢兼六朝趙宋之長

寶山

虛直堂文集

雜著
卷十六

六

維康熙庚戌立春之前一夕商丘劉榛灑酒再拜
祀於竈神曰惟神五祀之一古者大夫祭之榛其
樽乎然近制士庶人皆有事亦其分也嘗考月令
祀神於孟夏今則臘未盡之七日焉世傳臘日神
嘗以形見有以黃羊祀者遂暴富豈其妄人希福
因相沿而未察歟往祀神於次夕或謂詰朝神覲
天庭祀將不及誕也而榛亦用之所謂無害於義
者從俗可爾願其祀也融館塗釜門曰將以閉神
之口而毋道過舉於上帝也褻孰甚焉夫神之分

虛立堂文集

雜著

卷十六

七

職而歸也宜若令尉不聞令尉之賞罰必上瀆於
九重而神豈災祥不能自己降必積一歲之喜怒

假手於彼蒼耶脫使脂車秣馬凌霄漢排闥闔敷

奏述職悉陳人世之臧否而命討惟天亦臣之無

刑、無、作、有、

有作福作威者也若然神之知榛不若榛之自知

神之糾榛以顯過不若榛能自糾其隱隱神若摘

伏發奸以請不善之罰榛自指瑕索臧以代白簡

之奏可乎其詞曰角亢之野微子之國姓以漢著

語、語、錄、如、出、金、石

各從山得將三秋而見惡曾五戰而皆北方憤非

以承圖忽蹉跎而自賊盜問巷之虛聲覲屋漏之

顏色過已成而方悔已明知而莫克行不掩言淑
不蓋愿志以貧累習以愁寒譬若情農未嘗不願
苗之蔥蔚而曾不力去其螟螣落落交游沾沾翰
墨學則未豐才尤見嗇詩六義而井覲文兩京而
蠡測覬覦乎作者之堂依違乎大雅之則智不達
乎時務力不謀乎稼穡道欲行而實疎業雖受而
多惑半世之攻勤皆屬玩物終身之悠忽豈不心
惻思多出位動卽爲忒不動小物終累大德爾且
擲劍垂於數世甘蓬轉於孤村怪鵲巢而鳩居復
東移而西奔責逋假笑胡之容質錢脫犢鼻之褌
結鶉露肘頑鈍而不恥守雌隱霧矯強以鳴尊侍
母未愜烏哺問妻徒有舌存突寒朝爨釜歎夕飧
有日曾調菜羹經年不見鷄豚人交謫而良苦神
冷落而奚論動忍矣而安所增益衰颯焉而徒愧
家門凡此諸愆耳聞目覩懲罰彼加允惟自取天
威不違照臨下土笑彼兒女箝口奚補

借世俗事檢點自己想見其憂勤惕厲無時不

然處豈是尋常弄筆

通黃

田烈婦誄

維康熙丁未夏六月壬辰睢陽田烈婦孫氏死嗚
呼哀哉烈婦於歸實維舊族遭家不造載鞠閔凶
幾載食貧十指盡龜穗稌一行作婦雙親遽背庭
闈廣桃天之章宜家_{工而悲}有譽頌頌人之賦百男惟艱
命也不辰夫焉殞溺黃鵠既寡空多魯女之歌白
露先晞何暇展禽之誄恨魚腹之獨葬淚溢清波
甘雉經以同歸情愜荒冢於是談笑治殮慷慨投
繯可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也烈婦之夫雲龍
吾友梁紫之再從兒也爲予道其事予嘉其節而

誄之曰

虛直堂文集

雜著
卷十六

九

於惟季女毓德名門赫赫遠祖發祥惠孫爰及苗
裔代存典刑懿厥皇父遂顯一經虺蛇告吉聿嬪
於田入厨三日執手百年德耀有匹豈厭食貧饑
恭南畝績照東隣鳧鴈子弋蘋藻妾采鐘鼓之樂
於今幾載嗟乎田生馮夷有怒公竟渡河筮篥安
訴薰風變兮朔氣迴芳蕙焚兮泰山頽葬江魚兮
何辜駕蒼龍兮不回劍一别兮水滸浹俯延津兮
涕泗漣怨巫陽兮無術問靈均兮何天悵離羣兮
鴈自哀欲見君兮夢不來比翼兮乍分並蒂兮先

摧飄素帷兮凄風撫鏡臺兮恨重顧微軀兮影獨
或泉下兮相逢嗚呼哀哉雖徒四壁尙足雙楮已
矣嗚鳳逝也孤鸞鄰母驚心猶子啼血援袂牽裳
矢炬彌切淹朝及暮破涕爲歡月明漏盡人倦燈
殘蛾眉掃綠宮額添黃徘徊舊室檢點新妝拜遙
天兮辭父母理素纒兮尋故偶從容兮若歸追隨
兮攜手訊驚濤兮傷心曲述畫梁兮淚滲漉偕老
兮雖非同穴兮已足嗚呼哀哉雙魂俱邈一室空
煙衣虛冥座燈慘素筵驚庭柯而鴉墮冷繡戶以
蛛聯是耶非耶芳容宛若音響消歇踪跡約畧嗚

虛直堂文集

雜著卷十六

十

呼哀哉元龜告吉雙輜離庭觀者太息送者拊膺
昔揮血而雨降袂雪涕而雲興魂遊兮今宵林薄
兮逍遙想無恙兮琴瑟猶髣髴兮鳳簫嗚呼哀哉
隧道陰兮愁雲漫白楊悽兮六月寒狐鳴兮白晝
猿啼兮夜闌埋玉兮有銘憑弔兮磐桓請私謚兮
僉曰烈身已朽兮名不滅激揚兮千秋爭光兮日
月嗚呼哀哉

字字血淚千載下可以招魂復起

通黃

嗟夫世變不可問也王參元失火椰子厚賀之日
參元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而不敢道其
善今幸為天火之所盪滌參元之才能乃可以顯
白於天下嗚呼子厚之時何時耶當唐之中葉其
去古有道之世亦已遠矣而在位之人猶有好廉
名而知畏忌者其參元之不得顯也以其富也失
參元之富者以其火也賀參元之將顯者以其火
而貧也嗚呼亦大異矣今之時抑又何時耶好廉
名而知畏忌者猶繁有徒耶其富也猶不得顯耶

虛直堂文集

雜著卷十六

十一

而人之失其富者猶必以火耶及其貧矣猶得顯
名耶嗟夫世變不可問也予三年前有鬼訟喪其

古今怪事

業里中親若故弔之或日子可以賀矣不見參元

之於火乎予日噫嘻處參元於今日則不待火而

快絕

貧貧則賤棄而不齒矣雖然予幸猶存負郭田七

百畝以律古之恒產不但倍之上不失菽水之養

下不至凍餒其妻子雖不足賀亦不必弔也且前

此身家之慮輕嘗多出位之思今則一切斷絕得

以靜求無欲之天易困之上六日動悔有悔征吉

否之上九日先否後喜由此觀之或天之假此厄

塞以相我於有成未可知也子厚未足以知此矣
雖然以此自勉又益增世人之賤棄而不齒耳嗟
夫世變不可問也

圓暢有法度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殆熟脫之
候也 恭士

虛直堂文集

雜著
卷十六

七

錄也 恭士

圓暢有法度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殆熟脫之
候也 恭士

夫世變不可問也 雖然以此自勉又益增世人之賤棄而不齒耳嗟
夫世變不可問也

書楊椒山先生年譜後

嗚呼權奸必能制主而忠鯁必至受禍何千古一轍哉夫人於死生禍福之臨未有不擇而就者而况覆車方起又肯自蹈焉而不疑乎嘗怪王章旣忤石顯而幸免矣及爲京兆輒復言王鳳之專卒爲鳳誣以死豈章固愚人也哉何甘死禍如飴也今讀楊椒山先生自著年譜則又知先生之心先生之遇與章如符節同而其患害慘酷章之幸尤多矣當分宜之秉國也不第王鳳之專先生豈不知言出而死隨之矧馬市之獄幾幾不免尙復可

文氣如奔

虛直堂文集

雜著卷十六

七

端而烈士愛君心情如見
仰首青蒲拔權奸牢固之根株而冀轉圜於萬一哉迨其百毒備嘗七尺不保皆先生於水光燭影之下默思起草之時所早見而稔料之第不容已於方寸之臣心一日之主知也嗚呼君臣之義天命之死生之義君主之在已不容有毫髮顧愛之私者定分也彼高者沽直以希名卑者卷舌以避患豈足以語於此哉王章非知道之士猶且能盡分捐生宜先生肉糜骨化而不悔也顧班史論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夫國政旁落權臣跋扈猶謂爲天下之輕事乎如必量其不陷刑戮

而後言則又何者其爲披肝瀝血之日也嗚呼如
先生者斯其謂盡君臣死生之定分者也孟堅蓋
未聞此矣

著論不磨而文亦雄剛奔放奕奕動人

贊山

虛直堂文集

雜著
卷十六

古

商丘宋氏家乘跋

牧仲昆季脩其家乘告竣余受而讀之不禁竦然
動容喟然興歎曰宋氏其以忠厚承家者乎夫宋
氏微子之裔也周封微子於宋以恪慎爲創垂其
子若孫亦親漸文武成康數聖人之德化復能承
先啟後世濟其美雖至失國猶克守其道以善一
家宋氏之忠厚其亦淵源有自也哉故自鄉飲公
以來代有令德至雖婦人女子皆能恪遵先訓嘉
言懿行照人耳目宋氏之澤殆所謂源遠而流益
長矣然而忠厚固未易言也漢萬石君史稱不言

左波瀾殊濶

虛直堂文集

跋

卷十六

七

而躬行觀其父子兄弟醇謹自持真有非齊魯儒
生所能及者然身膺榮寵至少子慶以宰相封侯
而卒以寡陋無學碌碌無所建明則亦忠厚之經
經者耳再世遂無傳人豈不宜哉吾觀莊敏公之
文采風節垂爲家法福山公由其道而稱循吏文
康公續其緒以成相業及今牧仲子昭繼志述事
各奮才猷以視石氏之家風其賢不肖何如耶雖
然漓者淳之雕者朴之亦移風易俗之一大機也
當吾世而有起衰救弊之思者雖經經焉如石氏
可矣忠厚豈易言哉

謹嚴典雅極有體裁

其年

虛直堂文集

卷十六

十六

跋徐氏新肝圖記卷

此朱襄王長穎大令卜藏徐恭士孝廉宅兆也知者皆曰龍真而穴正水有情而砂有餘氣長穎之神而徐氏之幸矣劉子曰然非也吾不知青烏術

從此二字翻出議論

見天下之相士者矣至司歲得土得者不必佳而佳者不必得其得之於不意也則驚其神其為所得於不意也則稱其幸使其有明者出得所必得不得所不必得是得之有定衡也何神之有而為所得者得其必得非得其不必得是為所得之有定價也何幸之有惟天下有識者之鮮而妄邀於

堪，發，概。

虛直堂文集

雜著 卷十六

七

非分者之多也則彼焉疑其神而此焉傲其幸天下之定理茫然矣夫此牛眠之區不知挾術而來相者經幾百輩而獨長穎得之非長穎之神也衆人之不明長穎之明耳顧長穎不為他人得而獨為徐氏得豈非徐氏代有令德而孝廉又金玉自式無擇行於生平自當藏有善地寧體魄而昌後人非徐氏之幸也徐氏之分耳有孝廉之定價遇長穎之定衡此所謂天下之定理未盡茫然於兩間也哉康熙丁卯陔申既放歸出此圖請跋故為通之於相士如此非激也

無中生有論却極平

箕山

虛直堂文集

雜著

卷十六

十六

書侯叔岱壽冊

禱祝非古也。然臣有用之於君焉。天保之詩是也。民有用之於君焉。七月之詩是也。未嘗聞有用於鄉黨朋友間者。夫鄉黨朋友古有相友相助相規相勸已矣。今其道日寢以微而棄之如土。則獨祈年稱壽相與進媚諛之詞。有加而不殺。無乃自薄而薄人也耶。顧此冊之於叔岱。則有異何也。叔岱詩人也。叔岱之年自得於天。猶夫叔岱之詩自得於情。得於天者非其人。有以承之則天將不私眷。得於情者非鄉黨朋友之能言者。有以啟之則情亦有時而闕焉矣。且夫心樂則氣順。氣順則體康。體康則所以承於天者。彌有其力。諸君子彬彬其辭。蓋欲啟叔岱樂順之機。而發其情之所欲宣耳。豈同夫所謂媚諛之薄者哉。故予之迂愚亦敢附諸君子後。續其聲而歌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祐。叔岱訢然拈其霜鬚曰。叔兮伯兮。倡予和汝。

意境超逸

質山

虛直堂文集

雜著
卷十六

十九

書侯敷文冊

古人之學必有師授授之而不能習者有矣無所授之而克自名家雖在小道亦必天下聰明崛特非常之人未可求之一鄉一國也矧陋鈍如予者乎予學制舉文於蔡上虞先生十戰輒北學詩於宋牧仲鄭石廊學古文於田箕山學詞於陳其年詩古文詞不與制舉與亦曳兵靡旗之技也所稱授之而不能習者非乎至如書則益厭臨摹之困而未承指授之法間讀朱子之銘曰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因勉欲寧心息氣率中書君規旋而矩折然躁浮之故態輒發於不及持幸不能妍卒不免放每一濡研慚汗之下淫淫也不謂近有張子白先生者以書法自命而顧嘖嘖許予聞之方蓋過情而敷文又以冊屬書吁嗟異矣豈予之技習焉者而不工工焉者而不必習乎若是則教予荒業矣無乃不習於此之荒猶差勝夫習於彼之荒乎若是則予知所勉矣書以並求子白先生教我

神來之調

箕山

虛直堂文集

雜著卷十六

二十一

敬慎齋銘

吾婿王紫客以敬慎名齋曰竊有志也蓋為我銘

之予曰唯唯久之復請焉予曰唯唯又久之曰終

不為我銘乎予曰予志在銘焉已耶抑將實欲踐

也果踐焉安用銘不然銘焉已耳於子何有哉且

夫古之為學也曰王敬曰慎獨蓋千聖相傳之心

法兼動靜徹始終之極致也子遽言之無乃易乎

天易於言者必無意於行者也予又何敢易為子

銘雖然今日者禮教衰息踰閑蕩檢以疎放為泰

苟以歛約為迂鄙直內思永之旨久不講於人間

虛直堂文集銘

矣紫客方英少乃獨夙然有志乎異矣哉吾安得

不為子銘銘曰

敬爾業慎爾修聖狂界放與收孰則安肆益偷帝

臨日鑒凜哉無休

轉節最陡極平實語而光彩爛然作者又何事

乎他求

黃山

狡仲先生開府西江招予讀書於其署會先生之
老友張子長人年八十亦自楚來先生不以家隨
也長人得徧闔廨舍之窳奧見委於蟲網鼠跡者
什九而先生之寢堂亦蕭然立四壁焉乃鳴掌大
笑曰吾固知先生之操不謂先生一至此也吾頃
聞先生之清風於道路猶不謂先生果至此也吾
疑遇先生於西方氏之廬或煮石茹芝之仙窟而
但粥不鼓竈不丹耳而顧先生之署乎哉不謂先
生其遂至此也予知先生不盡愧先生先生曰嘻

盧直堂文集

卷十六

三

今 天子聖明予謬承異數一歲之中三遷而昇

此鈇任予日夜兢兢惟懼露飲霞餐尤不足以答

樂之根

主上之知而况敢萌自潤之私夫多欲則多營多

營則多慮多慮則多憂彼戚戚者其得有一夢之

名言可佩

安乎予簿書之暇攤書長吟或與賓客分題刻燭

惟之效

發吾性之所自得泊乎蓋有餘樂云榛聞之撫几

而歎曰有是哉先生知所樂也學者窮年間道常

欲識其趣而弗能而先生得之先生何遽得之耶

蓋必有養乎樂之原者久而後樂可見也養乎樂

之原者何卽先生所謂兢兢以懼是也先儒嘗令

學者尋孔顏樂處。夫孔顏之樂何尋尋。其無欲之

心而已。無欲之心。

滴滴歸源

何致養以戒懼慎獨之功而已。

先生之樂非先生之懼爲之乎。懼無斃則樂何窮。

熈請爲先生獻樂箴。益爲先生保懼志焉。其詞曰。

吾生本天。天本無憂。吾學本天。天又何求。人之有。

求。蓋陷且鑿。匪蠅而營。匪隼而攫。相彼隼矣。猶颺。

於飽相。彼蠅矣。猶饜於小。惟人之欲。豁壑何盈。傍。

徨中夜。搖心如旌。苟淡厥志。憂復安乘。譬彼翫坊。

一篲。而清君子之操。非如異學不見不亂。見亦已。

奪。惟紛其來如董。莫茹一介。非微萬鍾。何與其胡。

虛直堂文集

卷十六

重

能堅惟戒。惟懼惟寅。斯清惟清。斯恕寅以養之。恕。

以強之。希聖希天。率此長之。天君泰定。百物不役。

神。暇氣和云。胡不適。澄如秋潭。潔如霜月。以經以。

綸。如川之洩。優游俯仰。忤愧兩無。融融而樂。與天。

爲徒。樂徹於下。民恬物若。樂徹於上。喜起交作。樂。

還於天。仍歸淡漠。惟懼勿忘。吾從公學。

從懼得樂。精思實義。直扶魯鄒。洛閩之秘。不但。

文辭之清潤老勁也。予敢不永佩。誨言。

牧仲

司夜傳

可夜者其先西旅人也其俗好鬪爭貪饗而善盜捕狐兔以爲業無長幼之序無男女之別無室廬衣服之制雖父子兄弟相遇輒動聲色卽稍合亦不能終日焉其始祖曰槃瓠有勇力以殺戎將功高辛氏妻以女割會稽東南海中田三百里封焉祖葬慕中國之盛內徙於鎬召公疾之不得用於世其後仕晉爲靈公逐趙盾提彌明搏而殺之公惜焉同時昆弟盧仕於韓鵠仕於宋亦皆有聲而

最著葬四子一居蜀一居越漢初皆爲舞陽侯

虛直堂文集

雜著卷十六

言

樊噲所殺一從淮南王入雲中不知所終司夜父

最少初與司馬相如同名長事漢武帝爲楊得意

所扼乃走昌邑爲王監門遷執金吾以冠方天冠

罷職久之落鳧失意隨陸機於洛陽更名黃耳爲

機致書於吳卒報機德之其死也以已故大都督

蓋寵其葬世所謂黃耳冢者是也司夜生而偉軀

幹有大志嘗曰人生最耻爲碌碌富貴子若丁謚

何宴鄧颺輩真苟祿耳我得志弗爲也遊於梁謁

董園公董園公壯其貌棲以數椽之廬朝夕廩食

焉或惡之曰西旅之徒非我族類勿容也董園公

曰不然晉太和中其徒有從楊生遊者拯於焚授
於溺視世之共安樂而背患難者其賢不肖正有

辨矣且余亦豈望報者窮來依我不可棄也司夜

善走性疾奸宄卽非所素善者必追呼遠逐昏夜

尤不敢暇逸董園公日子能勤於夜者也可卽以

司夜名之由是終歲之警備悉以賴焉闕十年謹

愿無過愆一日飽食而卒司夜之初依董園公也

一夕聞風聲而大噪董園公責之司夜曰劉寵不

爲守吾安知其爲風聲耶董園公憮然歎之至是

卒董園公座於海鴈橋之右與黃耳豕相望云

虛直堂文集 雜著 卷十六

三五

論曰西旅氏之於世人多賤而不齒顧李斯爲秦

丞相至欲與同出上蔡東門而不可得則又何也

觀槃瓠以來世篤忠義人有不媿西旅者亦可矣

或曰司夜者諸葛誕之流劉景升兒不及也

通篇點次頓放無一不老其絕老處卽是絕頂

風神朝宗蹇千里傳往予論之詳矣此何並踞

其勝也山蔚涉筆便如此豈非天授異才 恭士

此山蔚少時游戲之支毛頰而外不可多得 質

山

